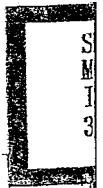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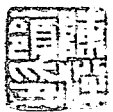


芙蓉花淚

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宣傳科審定
漢口市擴大禁烟拒毒宣傳會印行

陳津嶺題



11111111



3 1774 8441 1

芙蓉花淚重印序

自從鴉片輸入我國，國人吸食的一天一天增多，後來逐漸更由鴉片而嗎啡而紅丸白麪海洛英等，遂致大多數國民成爲廢人，這樣一來，中華民族那有不貧弱的道理？試看吸鴉片的，那個不是精神萎靡形容枯槁？那個不是傾道蕩產？我們各個人同是民族的細胞，假使細胞不健全，這樣的一個民族決不會健全的，設令長此下去，必然要走上滅亡的路上去。所以煙毒對於民族的關係，可以說是殺人不見血的利刃，因此可以武斷的說：中華民族的存亡，也就要看能否切實禁煙拒毒以爲斷！

禁煙運動，過去因循敷衍，毫無效果，現在政府既下最大決心，我們應該激發人民澈底覺悟，使禁政計劃，得以如期實現，所以擴大宣傳是必要的，尤其是要運用種種方法使民衆警心觸目，痛惡戒絕，因此戲劇宣傳，當屬首要之急。

拒毒劇本佳作，以往很少發現，本年六月漢市舉行禁煙拒毒宣傳，曾向各方徵求劇本，以備發交各劇社排演，結果僅得廖應鐘同志編一短劇應用，事後承拒毒會檢寄九年前舊版黃

序

116
I224.6
379

序

嘉謨先生所作芙蓉花淚一書，內容以拒毒爲經，戀愛爲緯，於觀衆痛哭流涕之下，還有男女情長來點綴其中，可見作者用筆的超越，同時把煙毒流禍的遠因，歸結到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和帝國主義者的身上，更足徵作者觀察的精闢！惟坊間現無此書可買，且鑒於原作間有不盡適合現時需要認識之處，遂大胆不得作者的同意，冒昧略予刪除，用意在便利各劇社或學校學生演出，現在又把牠付印了，好在我們並不將書賣錢，雖說此舉不近情理，爲了宣傳禁煙拒毒，料想或能邀作者的諒恕，同時將他的作品再爲流佈，藉是劇以促禁煙拒毒的成功，是

有利於國家民族，固仍屬黃先生的成功啊！

林榮葵，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寫於漢口特別市黨部。

芙蓉花淚本事

青年大學生張志澄，與同里女士李淑蓉，同負笈於京師，二人夙相得。放假時，張李相偕旋里。淑蓉父經綸，劣紳也。以嗜鴉片盡蕩其產。而積習成癖，妻女傳燒不恤也。是日復

竊老妻衣飾一大包。將以質錢買烟，爲妻徐氏所覺，正爭鬧間，淑蓉適偕志澄返家，爭鬧始止，志澄家距城尚有數里之遙，因先至李家休息。張父聞志澄至，立雇竹輿入城接，時經綸乘妻女不備，仍捲衣飾去，及妻女察覺，已無及矣。經綸購煙潛返，適劉知事來訪，因坐談於廳事。淑蓉飯罷出，見客亦不迴避，坦然答禮，落落大方。劉知事固好色之流，見此瀟灑端麗之新女子，驚爲天人，而禍根從茲伏矣。

時當地軍閥爲籌餉計，強迫農民種烟。志澄父祖儀，德望孚於遐邇，且爲一鄉之長。種烟令已下，祖儀爲大義計，鼓勵農民抵抗，且聯合四鄉爲擴大之拒毒運動。是日正與志澄及鄉農討論此事，忽有徐定武者排闥直入。徐爲包辦烟捐之著名土豪，以張反對種烟，難免影響其收入，因前來脅迫。志澄及鄉農亦不肯相讓，兩方聲色俱厲，定武又出言冲撞，遂被逐

出。徐忿不可遏，立請兵捕祖儀去。志澄援父與鬪，竟爲徐等痛毆而暈。

時有外商韋岷司者。設洋行於城中，以販烟來華爲業。利用帝國主義者之治外法權爲保障，且勾結北軍旅長吳鴻勳爲應援，故得公然販運，毫無忌憚。是日吳鴻勳又至，韋氏以城中青年有驅已出境之運動，因請鴻勳逮捕該運動之首領張志澄。威脅利誘，鴻勳竟中其計，立派憲兵捉張去。會志澄有舊同學王君義者，適任韋氏洋行之打字生；熱血士也。得息立駕車飛報志澄，及返洋行，適有大批鴉片毒物運到。君義大受激勵，不能復忍，遂決意去職，並責其同事陳茂生以大義；促其一同行動。不料茂生洋奴性成，執迷不悟，君義遂不告獨行。韋氏得知，亦無如之何也。

志澄得君義報告，得免被捕；知故鄉不能久留。時正北伐軍起事之時，志澄遂決意赴粵投軍，因函約淑蓉一別。是日淑蓉候於公園，有老丐向之乞錢。訊之知爲吸烟而淪爲丐者，不覺慨然。已而志澄化裝至，相與話別。正絮絮談情間，忽有歌女前來賣唱，則昔日之洗衣女翠玉也。以叔父吸烟無以度日，不得已淪而賣歌，淑蓉悲其遇，解囊厚遺之。既而君義亦至，約志澄以同行赴粵，匆匆遂別。時南北戰起，各地戒備甚嚴。適有憲兵二人查巡至此，

以志澄形跡可疑，正欲捉將官裏去。志澄倉皇遁走，得免於難，而淑蓉已飽受虛驚矣。

李經綸自染烟癖，益陷困境；窮極無奈，乃循劉知事之請，忍心將淑蓉許爲第三姨太，得聘禮一千元，恣意揮霍；從此體力日形虧損，不久便一病而亡。病中始將許婚之事告知妻女。一家惶駭，莫可名狀；然而木已成舟，無從補救矣。由是李家益墜入愁雲慘淡之中，母女日以眼淚洗面。而劉知事以戰事緊急，朝不保暮，因迫婚日急。是日也北兵復大敗，到處劫掠。志澄母王氏乃離鄉避難於李家。不料城中旋亦波及。幸北兵搶入李家時，革命軍即從後趕至。爲首團長，則赫然張志澄也。淑蓉見之，驚喜欲狂。惟其妹淑明則已被北兵擄去，志澄仗義追救之，得以獲全。時劉知事見時勢危迫，挈眷而逃，而又不能忘情於淑蓉，因冒險至李家，必欲得淑蓉。不知革命軍之已入城，遂束手受縛。正歡聚間，君義忽偕鄉農扶祖儀入，衆人皆驚異。初，志澄以軍事上關係，不能立往獄中救父，因轉託之君義。適鄉農某甲亦擬乘亂拯其鄉長，遂同救祖儀出獄。二家之人，相聚一堂，喜可知矣。翌日，二家親長即爲志澄淑蓉締婚。旋開各界拒毒大會，並歡迎爲拒毒而奮鬥之三同志。赴會者相繼演說，互相鼓勵。革命空氣，激昂萬分。始乃呼口號而散。

幕目

- | | |
|-----|----------|
| 第一幕 | 遊子歸來江山改色 |
| 第二幕 | 強迫種烟土豪橫行 |
| 第三幕 | 萬惡塲中豈無忠義 |
| 第四幕 | 兒女情懷家國血淚 |
| 第五幕 | 兵燹餘生重見天日 |
| 第六幕 | 雲消霧散衆志成城 |

劇中人

張志澄 拒毒青年大學生。

張祖儀 志澄之父，努力拒毒之鄉長。

張王氏 志澄之母。

李淑蓉 志澄之女友。

李經綸 淑蓉之父，吸鴉片之劣紳。

李徐氏 淑蓉之母。

李淑明 淑蓉之妹。

李媽 李家僕婦。

鳳姐 媒婆。

韋帳司 販烟來華之洋行總經理。(英人)

王君義 洋行寫字生，志澄舊同學。

陳茂生 洋行翻譯，洋奴。

徐定武 包辦鴉片捐之土豪。

芙蓉花淚 劇中人

芙蓉嶺 劇中人

六

吳鴻勳 北軍旅長，小軍閥之一。

劉知事 好色之腐敗官僚。

陳小風 劉知事之親信侍從。

藍英 各界拒毒大會臨時主席。

翠玉 洗衣女。

桂叔 翠玉叔父，吸鴉片者。

乞丐

甲農

乙農

工人二人

北軍憲兵二人

北兵四人

知事護兵一人

革命軍人六人

劇本
拒毒

芙蓉花淚

黃嘉謨作

第一幕 遊子歸來江山改色

時間 清晨。

地點 李淑蓉女士家。

人物 李淑蓉 李經綸 李徐氏 李淑明 張志澄 張祖儀 劉知事 陳小風 李媽

翠玉 挑工

佈景 舊式紳士家之中廳。四壁懸字畫聯對。右旁置女工裁縫案一。左旁置吸烟臥檯一。檯上小桌，烟燈烟管俱備，煙燈猶未熄也。

開幕 徐氏與淑明同坐作女工。徐氏帶近視眼鏡縫衣。淑明對坐學習繡花。徐氏且縫且指點淑明。

經綸坐癩檯上吸香烟。態度消極。精神萎靡。一室靜寂。徐氏指點淑明後，回頭以白眼射經綸。經綸不覺，俯首憂思。

美 蓉 花 淚

七

經綸向香烟罐取烟，而罐已空，鴉片膏亦盡。憤然將爐烟向痰壺一擲。拖鞋緩步入內室。徐氏目送之入，屏呼一聲。女僕李媽自廚房間提菜籃出。

（李媽）太太，裡頭掃好了，上上去買些什菜。徐氏與淑明聞言停工。望李媽無語。（李媽）米，了，中午沒米做飯啦。（徐氏）米也完了嗎？（淑明）不曉得爸爸還有錢沒有？（徐氏）哼！看你有錢給你爸爸沒有，你還想向他要錢嗎？（徐氏歎而起，開抽屜找不到銀錢。）（淑明）花線筐裏不是還有幾毛錢嗎？（淑明起，在筐裡找了半天，找出兩角洋錢。）（淑明）還有這兩角錢。（徐氏）再找找看（淑明）再也找不出了！（徐氏）取錢交李媽。（先買兩角錢的米做飯好了！（李媽）只買兩角錢嗎？現在的米漲價了，兩角錢買不了多少，燒一頓飯還不够一家人吃呢！徐氏那末，燒稀飯好了。（李媽）也不用買菜了罷。（徐氏）廚房裏還有什麼菜？（李媽）還有點剩下来的香干和青菜。（徐氏）有就好了，不用再買了。（李媽出，徐氏坐下長歎。）（淑明）（停針）媽媽，爲什麼現在的米穀會這樣貴？（徐氏）你還不知道嗎？從前我們鄰近的鄉村都是米田。米穀當然是便宜。現在的米田都改種鴉片煙了！米穀一齊都從外地來的。怎麼會不貴呢？（淑明）鄉下人怎麼這麼可惡？好好的米穀不種，倒種起鴉片煙

來。但是政府爲什麼不禁止呢？（徐氏）淑明，你真是個傻孩子！你還說要政府去禁止嗎？你要曉得，並不是鄉下人自己肯種的，倒是官府強迫他們種的。（淑明）媽媽？真的嗎？政府強迫他們種煙嗎？（經綸）給自居裡出，取衣服一小包置桌上，預備出門去，正在換鞋子。（徐氏）又要到那裏去？包裏是什麼東西呢？（經綸）尚未將鞋穿好，忙取衣包挾在手中。（經綸）沒有什麼東西。（徐氏）什麼東西我看看！（淑明）停針，徐氏起奪衣包。經綸急護包。鞋子還有一隻未着。（徐氏）什麼東西我看看，怕什麼？（經綸）就不用看，這是我的東西。（徐氏）便是你的東西也得看看！（經綸）不用看！不用看！（徐氏）你越不讓我看，我越要看。（經綸）（着急）不！不用看，不用你看！（兩人互奪包，淑明起助母，包墜於地，淑明拾起，徐氏捨經綸解包。經綸喘氣，站在一旁，亦不再奪。包解，淑明叫，徐氏亦叫。）（徐氏）好啊！你把我幾件衣服都要捲出去當嗎？哼！前天偷了去的首飾珠寶還不會替我贖回來呢。吃上了鴉片烟，把家產都吃光了，我的首飾也都給你當盡了！現在連這幾件衣服還要偷出去嗎？哼！（經綸）不用生氣，一時要錢花，沒有法子想，過幾天一齊贖回來還你好了！（徐氏）（冷然坐下。）謝謝你的好意，前次拿去當了的首飾還在當舖裏面，這種話還騙誰來？（經綸）不是這

樣說。劉知事說今天要到家裏來，家裏的香烟鴉片烟都抽完了。沒得這多東西是應酬不得的。過兩天等我到朋友方面弄點錢來，准可以贖回來給你，難道還放心不下嗎？（徐氏）好不中用的男子漢！你只管抽鴉片烟，叫你戒了煙總是不肯。你可知道家裏的米已經喫完了嗎？中午還沒得米燒飯你知道嗎？你只管鬧氣的應酬，會買鴉片煙來拍知事的馬屁，究竟知事會給你什麼好處呢？（經綸）進前取衣包。（不要動氣，暫時借用，過幾天一齊贖回來還你罷！）（徐氏）誰包不行！不行！你自己想法子去，這幾件衣服一定不給你。（夫妻互奪衣包，淑明無法排解，悽然欲哭。這時候：——淑蓉放假回家，同里友人志澄陪之同來。二人均持傘及小皮包。入門，挑工挑行李隨人。室中爭執始止。大家相見驚喜交集。）（淑明）（歡呼）啊，姊姊回來了，姊姊回來了！志澄哥也一同來了。幾時到的。（前趨淑蓉。）（淑蓉）（放下傘包。）媽媽，爸爸，一向都好嗎？（徐氏）幾時動身的，志澄前天前從北京動身……（淑蓉）（目志澄）那裡是前天，不是大前天晚上上車的嗎？（志澄）但是開車的時間已是半夜一刻鐘了，那時應該算是前天了（淑蓉）既是大前天晚上止，就算大前天好了，何必這樣強辯呢？（志澄）是誰在強辯？我是說動身，不會說上車！（淑明旁觀大笑。老夫婦亦笑。挑工放下行李拭

汗。(氏)(歡慰)好了！前天也好，大前天也好，用不着再爭辯吧！(淑蓉)(失笑)誰要同他爭辯，本來就是大前天上車的呢！(志澄視淑蓉。淑明大笑。)(徐氏)(笑目淑蓉。)算了罷！還要這……(回頭斥淑明)小鬼頭，你笑什麼？(淑明掩口忍笑。挑工妄資。)(志澄付錢)淑蓉爭付已無及。(挑工)啊，先生！不够不够。昨天我替洋人挑担鴉片煙，每担還給一塊錢呢？這四角錢那裏够？(志澄)誰聽你空口瞎說？現在有什麼鴉片煙給你挑？(挑工)啊，先生！不騙你的。洋行裏運了來的。(淑蓉)(加給)算了，走罷！(挑工嗷嗷不休而出。)(徐氏)你們肚子餓吧？讓我弄些點心給你們吃！(志澄)不用客氣我們吃過了！而且我已經吩咐同鄉的人回家去報告。家裡的轎子立刻就要來了。(徐氏)急什麼？吃了中飯再回去吧！(淑蓉)媽媽，真的吃過了！(徐氏)不然，泡點茶喝也好！(徐氏歡然入。)(志澄坐近經綸。二人互相問訊)(淑蓉開箱取出帶來之布料手巾物品贈淑明，淑明歡接一一展視。志澄進前參看。)(經綸乘三人不備，挾衣包在手，蹣跚掩出，三人均未知覺。)(徐氏捧茶出淑明取衣料歡然示母。)(淑明)媽媽，你看！姐姐要給我做裙子的。(徐氏)(視衣料)是的，這是很好的布料。好好的留着的做(徐氏斟茶，大家喝茶，洗衣女翠玉攜衣籃至。)(翠玉)李太太！吃過午飯

沒有？（放下衣籃。）（徐氏）還沒吃呢！翠玉！（翠玉取出淨衣多件放桌上。淑明收起。

（翠玉）淑蓉姐回來了嗎，幾時到的？（淑蓉）（笑）是今早到的！（翠玉）今天可還有衣服洗嗎？（淑明）（向徐氏）今天沒有什麼衣裳，還是叫她明早再來吧！（徐氏）（對翠玉）不錯！明早再來好了。（翠玉）好的，你們大家請坐！（翠玉提衣籃辭出。）（淑蓉）這女孩子倒很懂的禮節！（徐氏）（長歎）翠玉這女孩很好，只可惜她父母都死了，她叔父又吃上了鴉片煙，累她整天的洗衣裳，那裏够她叔父買鴉片烟呢，真是可憐得很！（衆人搖頭表示同情。）（徐氏回顧愕然。）徐氏（起立）怎麼，走了嗎？你爸爸走了嗎？（淑明）啊！我們也不知道他幾時走的。剛才不是還在這裏嗎？（淑蓉）我們都不知道他幾時走了的。（徐氏）衣包也拿出去了，好不叫人氣死啊！（徐氏坐下氣憤，一座失色。淑蓉忙走過來。）（淑蓉）媽媽，怎麼？（徐氏）自從你爸爸吃上了鴉片以後，家產都給他一個人用光了！（淑蓉）（失色）怎麼，爸爸也吃上鴉片煙了嗎？（志澄亦愕然無語，淑明翻視衣料。）（徐氏）怎麼不是，不但家產用光了！就是家裏一些值錢的東西也都給他當盡了。這樣的光景再過幾個月，恐怕一家的人都要討飯去呢！（大家愁悶無語，徐氏少停續說。）（徐氏）這半年來，不但家裏的情形不對。

就是社會上的現狀，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外國商人運了許多印度鴉片進來。因為價錢便宜，城裏吃鴉片的人比以前更多。洋鬼子要的是錢，那管得我們中國人傾家蕩產，現在一班軍閥見得鴉片的生意好，容易見利，也命令鄉下一齊種鴉片烟。所以米價也比前貴了。從前替我們洗衣裳的秦媽，阿蓉還記得罷！因為丈夫死後，養不活她的兒子，前天一個人闖在房裏吊死了。（淑蓉）（失色）秦媽死了嗎？可憐啊！（徐氏）你爸爸自從吃上了鴉片烟，一天非吃兩三塊錢便過不得癮。勸他戒了總是不肯。像這樣的家況，不知道以後要怎麼辦呢？（志澄在旁靜聽，面呈悲容。時而點頭，表示同情。）（正說話間，叩門聲作。淑明奔出啓門，張祖儀入。）（淑明）媽媽，祖儀伯來了。（一室歡迎起立。）（志澄）（歡樂進前。）爸爸，你來嗎？（祖儀）（笑容）幾時到的？（志澄）剛到這裏不久呢？（徐氏）祖儀伯，這裏請坐吧！（淑蓉進茶。祖儀遜謝。）（祖儀）（不坐）不用客氣，轎子已在門外等了。（對志澄）你媽媽聽說你已經回來，急着要見你呢，我們就回家去罷？（志澄）真的嗎？那末我們即刻回家去好了。（大家共留。）（志澄）談多久了。讓我們回家去。改日有空再來找你們吧。（祖儀）不錯，過幾天再談吧！（志澄起取傘及皮箱。母女送行。）（李媽自內出。）（李媽）太太，吃

飯去罷！（看見淑蓉）淑蓉小姐幾時回來？我一向從後門出入，怪道好大半天不見呢？（淑蓉）（笑）是今早到的，李媽！（大家人內進餐，台上靜寂半晌）（經綸將鴉片香烟藏衣袖內，緩步輕聲從門邊閃入。見室中無人，忻然自喜。坐下整理煙具，預做吸烟。）（陳小風持片入，向經綸足恭足敬行禮。）（小風）李老爺！劉知事特來拜候你，現在就在門外。（經綸）（接片慌忙滾起，）唔！劉知事嗎，是的是的！待我去接好了！（經綸慌忙中覺鞋面穿，越急越穿不着。劉知事昂然入，二人恭迎。）（知事）（摸鬚）好久想來拜候，總是沒的空兒！（經綸）勞駕勞駕！（知事上坐，小風旁坐。經綸並敬煙茶。）（經綸）自從知事下令通知那些鄉下人種鴉片烟以後，聽說還有許多鄉下人不肯種。聯絡了許多人，鬧什麼拒毒運動。知事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呢？（知事）（笑）這消息我也早有聽見。這多鄉下人真是笨伯，是不是？（小風）是的是的！（經綸）是的是的！（知事）種了鴉片之後他們也多少可以賺錢。況且這事是奉了督辦的命令的，他們這樣老不醒悟的拒毒，我恨吳旅長總有辦法對付的！（小風）是的是的！（經綸）難道不是嗎？鄉下人沒有見識，一點利害都不知道。將來總要給他們吃點虧才是！（知事）這種拒毒運動是什麼人發起的呢？（經綸）首領聽說就是張祖儀，他是林東

鄉的鄉長。他自己的田產也着實不少。他聯絡了許多大地主，並且命令他全鄉的人都不要種。(小風)(脅肩諂笑，)這個人真是不知死活。要是吳旅長不懲戒他，劉知事也總有辦法的。(知事喜，經綸燃烟燈。並進烟管與知事。知事接烟管臥下吸烟。)(叔蓉舉出，見客在亦不迴避，點頭行禮，落落大方。經綸起為介紹。)(經綸)這位就是小女叔蓉！(知事)(起立)原來這位就是令愛，怎麼一向不會見過？(經綸)哦，這怪不得。因為她在外邊念書，到今天早晨方才回來的。(向叔蓉)這位是劉知事！(知事)哦，是今天才到的嗎？(叔蓉)是的，劉知事！(知事及小風皆驚其豔麗，呆然而視，叔蓉不覺，逕入房去。二人目送之入，醜態畢露。經綸不覺。)(知事嬰然醒悟，繼續吸煙。叔蓉取信紙信封出坐桌旁寫信，見知事臥吸鴉片，現錯愕鄙視之意。)(小風)李先生，聽說貴府有一幅著名山水畫，知事想要賞識，不知道現在可在貴府嗎？(經綸)原來如此，倒也不見得什麼希奇！如果劉知事要看，讓我去拿出來好了！(小風)劉知事，是不是？(劉知事已棄煙管坐起，將心在看叔蓉，突然被叫，不知頭緒，急急中只是點頭，經綸遂入。)(經綸取山水畫出，小風幫同展開。知事始悟，乃進前假意看畫，仍目注叔蓉不瞬。經綸口講指畫，說明圖中佳點，知事全不聽見。

(突然！淑蓉收拾紙筆自入，知事捨畫圖向淑蓉走進，站在房門口向裏面望。小風經綸回頭一看，相顧愕然。兩人手中之畫墜於地上。——)

——幕——

第二幕 強迫種烟土豪橫行

時間 張志澄抵家之一星期後。

地點 張祖儀家之中廳。

人物 張志澄 張祖儀 張王氏 鳳姐 徐定武 鄉農二人 北兵三人
布景 鄉長家之中廳。(舊式之小康人家。)

開幕 王氏與媒婆鳳姐坐着對談。

(王氏)(想了一回。)(今年多少年紀？)(鳳姐)不多不少，剛好是十七歲。(王氏)你們這多媒婆，說的話總是靠不住。不管她是老是少，你總說是十七歲。(鳳姐)啊，張太太！難道我還騙你不成。當真的十七歲啊！要是你再不相信，明天叫人去打聽好了。(王氏)那末，女德好不好？(鳳姐)(口如懸河，)講到女德，真是說不盡的好。四鄉鄰近的親戚朋友，只要是認

識她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她的，而且禮數週到，一家大小都喜歡她。是你們有福氣的人，才娶得到這樣好的媳婦呢？（王氏）（高興起來，）可是這事我一個人也作不得主，還要志澄的意思怎麼樣。不知道她標緻不標緻！要是生得不好，怕我家志澄不情願罷。（鳳姐）啊！說到她的美麗，就是老身活了半世也不會遇過的。要是讓你家志澄見過之後，包管他馬土生起相思病來。（王氏）真的嗎？（歡笑）（鳳姐）而且讀書寫字，粗會細會。不管烹煮飯洗衣裳，裁縫繡花，那一件不會，那樣不精！要是這門親事做得成功，老身也算是多做了段好姻緣呢？……（話猶未完，祖儀持煙袋自房內出。）（鳳姐）（恭敬）張老爺，吃過飯了麼？（祖儀）（坐下）是的，鳳姐談的什麼事。（王氏）（高興）鳳姐要替志澄做媒。（祖儀）怎麼！替志澄做媒嗎？他們這班媒婆只管做媒，老實說，現在的時代，不比得從前了，做親是要兒子主意的了！不但用不着你們，就是父母親也管不得了。兒子在外邊自己會認識人的。自己會自由結婚的。高興的時候，才有通知父母親一聲。不高興的時候，就連父母親都不給你知呢。你們現在替他忙着做媒，恐怕沒有用罷！（王氏）（不高興）不用這樣說，我們志澄不是那種人。（祖儀）不管是那種人不是那種人，不過做親的事總用不着你們替

他擔心，他自己會有主意的。而且現在這種光景，政府正在下令強迫種田人改種鴉片。這事現在還沒有法子對付，還有什麼心事談到做親呢？（話猶未了，鄉農二人入，帶來鷄鴨瓜菜之類奉送，祖儀稱謝，由王氏收入，王氏出，鳳姐見客至即辭出。四人坐下談話。）（甲農）我們今天來，要想同長老商量種鴉片烟的事。（祖儀）難道軍隊再去強迫你們種嗎？（甲農）不光是軍隊，還有一個叫做什麼徐定武，是一個包鴉片捐的人。說話兇得很。說如果再不種，便要叫軍隊抓人。（乙農）現在附近各鄉村。都給他迫不過，已經動手在種了。我們要怎樣呢？我們一點沒有主意，所以來請長老想個辦法。（祖儀）現在只有種與不種的兩個方法，我們當初既是反對，當然是要堅持到底。鴉片不但是害人的東西，而且是亡國的東西。我們這鄉村，向來是善良的鄉村，各處早已著名了，我們總要始終的反對，給人家做個好榜樣。（甲農）長老的話固是不錯，但是像這樣永遠不種，恐怕包捐的人天天帶着軍隊來吵鬧，可有什麼法子對付嗎？（祖儀）這層可以不用掛意，我已經上呈文到省城去，請省長快點禁止種煙，不久總可以得到省長的允許的。（志澄自外至，祖儀介紹，同坐。王氏喜。自入內去。）（祖儀）你們要知道。種鴉片不但是不愛國的舉動。不但是對不住良心上的事。而且種了

回鴉片之後。田土都中了毒。幾年之間，米穀是再也種不活的。(二農)(均駭愕)唔，真的嗎？(志澄)對鄉農(你們討論種種鴉片煙的事嗎？這種壞事無論如何是做不得的。我們全體的農人都應該聯合起來反對方是。(二農)(歡喜)對了！對了！(話猶未了，徐定武排闥直入。)(鄉農甲指徐定武示祖儀。)(甲農)唔，這個就是包鴉片捐的。(定武)(傲慢)曉得我是包捐的，自己就要想法子。(祖儀)想什麼法子？(定武)你們幾時種鴉片？人家都下種了，你們還在做夢嗎？(自取香烟吸)(志澄)(生氣)誰在做夢，我們就是不下種！看你怎樣對付？(甲農)(舉手歡呼。)(不種！不種！)(乙農)(堅決呼)我死也不種！(定武)(輕視)你們不種，鴉片捐也是要繳的！(祖儀)這是什麼道理。(定武)這就是道理。(志澄)放的是什麼狗屁。(定武)(斜睨志澄向祖儀說。)(你們不下種，你們便可以不用納捐，難道我們包捐的人要替你們賠本錢嗎？無論怎樣，捐是要照納的，你們還是好好的種罷！(祖儀)起立指定武大罵。)(你這不要臉的東西還敢來強迫人家種鴉片，你做這種的生意，將來總沒有好結果的，你要小心！(定武)(猙獰笑)別說漂亮話，誰不知道你是反對種鴉片最利害的！你會在這裏鬧鬼。你再不快快醒悟，將來你老子會帶兵隊把你捉得去的。(祖儀)(生氣)這畜生開口胡說，給我趕出去！(志澄

進前打定武耳光，鄉農二人進前推定武倒地，拳足交下。定武大叫，匍匐地上。鄉農復將定武曳出。定武叫罵。鄉農大笑而入。（甲農）這畜生太可惡，非教訓他一番不可！（乙農）打得痛快！（志澄）（指廳旁木棍，）下次再來的時候，把這個大棍打他。（祖儀）（坐下）你們去對他們大家說，鴉片烟一定不要下種。有事我擔負好了。（二農應命歡喜而去。）（王氏出）（笑）志澄：我正在替你做親，我已經叫鳳姐做媒了。（志澄）（愕然）媽媽急什麼？誰要這個時候做親呢？（祖儀）（笑）不是同你說了嗎。人家不着急，只有你一個人在着急。（王氏剛要說，門外人聲鼎沸，定武率北兵二人入。）（定武）（指祖儀）就是這個！（二兵進前拉祖儀，祖儀抵抗不過，王氏驚叫。志澄上前護其父。定武亦進前助二兵。甲兵怒，將槍柄擊志澄倒地，復擊其頭。王氏驚叫。急俯視志澄。定武及二兵拉祖儀去。）（志澄暈絕倒地。血流於面。王氏連呼不應，駭極大叫。）（二鄉農奔入。見狀大駭。）（王氏）志澄的爸爸給軍隊捉去了，快去救他去罷！（甲農）真的嗎？我們快點趕去！（二鄉農急忙奔出。）（王氏坐地上抱志澄哀叫，）

第二幕 萬惡場中豈無忠義

時間 距前幕一星期後。

地點 夕商韋岷司洋行辦事室。

人物 韋岷司 陳茂生 王君義 吳鴻勳 憲兵二人 挑夫二人

不景 普通洋行之事務室，有門可通內外。

開幕 陳茂生與韋岷司對坐辦事。王君義另案打字。三人均甚忙碌。

少頃，君義將一張打字信稿交韋岷司。韋接看後，就信末簽字。取另一信稿交之。君義繼續打字。

憲兵甲持名片入。茂生起接。

(甲兵) 恭敬) 吳旅長要見韋先生。(茂生)(接片) 唔！(韋氏(停工) Who?) (茂生) General Wu is coming now! 韋氏)(喜) Welcome! (茂生) 請！(甲兵) 是！(鞠躬出。)(韋氏與茂生收拾文件，吳鴻勳偕二憲兵入。韋等起迎請坐。二人對坐。茂生居間傳譯。二憲兵肅立旅

長後。)(韋氏)Have you already attend to what I requested the other day?(茂生)韋先生問，前天拜託吳旅長的事已經辦了嗎？(鴻勳)是的！是的！一齊都辦妥了！(茂生)○
Hi Yes, all are well done！(韋氏)I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rouble your honor, (茂生)韋先生還有點兒事情拜託吳旅長。(鴻勳)(首肯)是的！是的！(韋氏)(指憲兵。)Ask them to stay out at once, (茂生)韋先生說，這是祕密的事，要這兩個憲兵出去。(鴻勳)是的是的！(對憲兵)你們在外邊等我好了！(一憲兵答應出。)(韋氏)I wonder whether the General know that recently much opium has been smuggled in for sale by some Japanese?(茂生)現在有許多外國人運鴉片到此地來賣，旅長知道不知道？(鴻勳)(愕然)不知道！不知道！(茂生)He has not heard anything about it, (韋氏)This matter affects the interest of we Britishers, We hope General Wu will lodge a protest to the Japanese Consul, Urging him to deport these Japanese opium dealers, As their dealing doesn't only affect the interest of we Britishers but also that of Chinese people as well, (茂生)韋先生說，這事有妨害他們的生意，要旅長辦交涉，把這些人趕回去！(鴻勳)(自拍膝蓋。)

對——對——我馬上叫交涉員交涉好了！(茂生) He will do immediately according to your request, (章氏喜起，在保險櫃內取銀物各一包交茂生，茂生交鴻勳，——傳譯。)(章氏) Here is a cheque for \$5,000 dollars. (茂生) 這裏是兩萬五千塊錢的支票。(鴻勳忙起立。)(章氏) Here is parcel of high grade Indian opium which I have especially kept for the General. (茂生) 這包是上等的印度鴉片烟膏，章先生要特別敬送吳旅長的。(鴻勳喜極，雙手起接，向章氏頻頻鞠躬。章氏與鴻勳握手，大家又坐下。)(君義睨視痛恨。)(章氏) Your honor must have learnt that recently an anti-opium Campaign is being carried on by some people? (茂生) 章先生說，近來社會上有許多人在做拒毒運動，吳旅長可能聽見了嗎？(鴻勳) 這多搗亂份子，我已經下令取締了！並且捉到拒毒的首領張祖儀！(茂生) He says………(尚未傳譯，章已明其意。)(章氏)(生氣) I don't mean those who stand against the cultivation of poppy, but rather the group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ng Ching-teng who is always sobrier against to me. He is the man to be arrested! (茂生) 他並不是說那些反對種鴉片的人，是說那些反對外國人做鴉片生意的人，做領袖的是張志澄，

你要把他捉到才是！(君義凜然，咬齒表示憤恨。)(鴻勳)是的是的！我馬上派上兵抓好了，(望外喚。)護兵！來！(茂生(對韋)He will send men to arrest him immediately. (韋氏)(點頭得意) All Right! (憲兵二人急入，肅立行禮。)(鴻勳)(對甲憲兵。)你馬上回司令部，派六七個警備兵到林東鄉去，把張祖儀的兒子張志澄也捉了！聽清楚嗎？(甲兵)到林東鄉把張祖儀的兒子張志澄也捉了，旅長！(鴻勳)是的是的！要快！(甲兵)(高聲)！墮(行軍禮敏捷退出。)(君義大驚愕。)(鴻勳起，將銀物交乙憲兵提取，向韋氏辭行。韋氏與茂生送至門外。)(台上只剩君義，君義起立自語。)(君義)我原以為韋洋人是好人，想不到他壞到這樣。不但運鴉片來害中國人，而且利用沒良心的軍隊來殺害我們的青年。張志澄是我的舊同學，他現在地位這麼危險，我若是不馬上去救他，怎麼對得住我的良心呢？去！馬上去救他！(君義決心將行，整衣戴帽。又入內曳腳踏車出。韋氏與茂生入。)(韋氏)Where are you going? (君義) I am going to see a friend with whom I had an appointment yesterday. (韋氏)(默許而笑) A lady friend, I suppose. (茂生)密司脫王，找那個朋友去？(君義)那你不認識的！(君義挾車將出，挑夫二人挑貨箱入。)(茂生)呵！密司脫

王，貨件到了。你應該管登記的事，你走不得了。（君義）（急）你替我登記一下子罷？對不住，我剛有緊要的事呢！（韋氏吸雪茄，目視挑夫搬箱。君義匆匆出，茂生不悅。）（韋氏點視貨樣，茂生一一登記，挑夫復出運貨入。）（挑夫運畢，從袋中取一信呈韋氏。韋氏閱後笑，發工資各二元，工人喜出。）（韋氏立即寫信，並開保險櫃取鈔票一捲，整衣出。）（茂生在案上點視文牘案件，有頃，君義回。）（君義行色匆匆，洋褲上染着機車的油蹟，滿身灰塵。將車子挾入後，即出飲茶水。）（君義）（持杯在手。）今天到的什的貨？（茂生）（泰然）印度鴉片三十噸。波斯鴉片五十噸。還有嗎啡，海羅因，好像是從大連和香港運得來的吧。（君義）怎麼近來韋先生只是運鴉片到中國來呢？他不是專做洋貨生意的嗎？（茂生）你還不知道嗎？他那裏是做洋貨生意，不過掛招牌騙人罷了。鴉片生意不是近來才做的，已經做兩三年了！（君義）（置杯桌上。）他這樣運鴉片來，為什麼不會給海關扣留了呢？（茂生）（笑）你還說海關嗎，你忘記中國的海關老早給外國人包辦了嗎？海關的外國人自然幫他們的忙的，只要每次給海關的當事人幾萬塊錢，什麼毒物都可以通過了。他剛才急急忙忙的拿了一包鈔票出去，便是要拿去孝敬海關裏面的大人先生呢。（君義）這幾天

的事情叫我受了許多刺激。茂生！你想想看，鴉片是多麼毒的東西。他們外國人，利用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所享受的特別權利，大胆的運鴉片到我國來，幾十年來，把我們中國害得這樣民窮財盡。他們的政府，都禁止本國的人抽鴉片。這不是簡直要害我們中國民族的嗎？（茂生）（翁辰作響）……（君義）剛才韋先生利用吳旅長，叫他把我的同學張志澄抓了！張志澄是社會上反對外人賣烟的領袖。外國人用這多威脅利誘的方法來對付吳旅長，殺害我國的青年，這種手段是多麼惡毒。可憐我國的軍閥，只會給外國人利用。看見鈔票和大烟，眼都花了，什麼事也都應承了。這種軍閥，還有良心嗎。……他要捉張志澄，看他能够捉得到才算他們的本事。（茂生）（頓悟）怎麼！難道你剛才跑去通知那張志澄了嗎？（君義）那當然的！（驚愕。）你……（以手指君義。）你不得了，給韋先生知道，你的地位就保不住了！（君義）（義憤填胸。）難道還要這個地位嗎？難道離開此地就沒有飯吃嗎？（茂生）（微嚮口呆）這……（君義）我到這裏辦事，本來不知道韋先生是做這種生意的。現在一切知道了，是決定不再幹下去了！我還勸你一同辭職，你怎麼想？（茂生）（哂笑）算了罷！現在生活程度樣高，失業的人一天多一天。像這裏一個月八十塊錢也不是容易找的事。不要這樣太大意罷

！况且……（君義）（睜眼拍案。）茂生！你也是一個中國的青年。爲什麼還說出這種話來？我們已經發現外國人的陰謀，難道還繼續同他們合作下去嗎？爲我們的中國，爲我們的同胞，什麼都應該犧牲！難道區區的職業問題還值得這般顧慮嗎？（茂生）我們現在辭職，馬上就會有別人把我們的地位佔得去的。這樣一來，豈不是自己吃了大虧，而且於事實上絲毫無補的嗎？（君義）唉！茂生。想不到一月八十塊錢就可以買到你的人格。你真是不愛國的青年了！（茂生）不愛國就讓他不要國，別多說這種大道理來嚇人！只有你一個人是愛國的？老實說，像你這樣，簡直像個偵探。聽了裏頭的話便跑到外邊去報告。你自己先想想看，還配罵我嗎？（茂生憤憤而入。）（君義）（自己感慨。）想不到在洋學堂畢業的學生，便這樣的媚外，便這樣的不愛國，洋學堂真是念不得啊！（轉念）算了！他不走我也是要走的！明天跟張志澄一同到廣東革命去！將來有了機會，一定要把這多賣鴉片烟的外國人趕掉！把這多沒良心的軍閥打倒！把這多不愛國的青年打倒！一齊打倒！（君義將自用書籍收拾在皮篋內，提篋在手。忽見適纔所打英文信稿，立從印字機上抽出撕碎！並將韋氏案上文具撕碎

。——

——幕下——

一分鐘後。——繼續開幕（文件稿紙信紙堆滿了桌上地上。台上不見一人。）（壁上貼一大紙張。墨跡尙新。紙上大書：——『打倒鴉片商韋氏』及英文：Down with the English opium seller George Weyans.（韋氏口銜雪茄，面現喜色匆匆出。）（韋氏）（見狀大駭。）君義！茂生！Whereare you?（張手頓足不知所可。）（茂生剃鬚方半，聞聲從內持剃刀奔出。滿面是肥皂泡。見狀張口不知所可，泡沫流入口中，忙睡出之！）（韋氏）Why? Why?（茂生附韋氏耳邊細語有頃，韋大怒，拍案頓足狀如中魔。將壁上所貼之紙扯爲碎片。茂生繼續剃鬚。）——幕——

第四幕 兒女情懷家國血淚

時間 前幕之次日下午。

地點 公園中。

人物 張志澄 李淑蓉 王君義 乞丐 翠玉 桂叔 憲兵二人

布景 公園中之一部分，樹下置靠背長椅一，四旁花木掩映，柵牆隱約可見。

開幕 淑蓉坐長椅上觀書，而意不屬，頻看手表狀殊着急；又移目四顧。跛丐手搖

拍板，口唱俚歌，一搖一擺而進。

(乞丐)(唱歌曲)鴉片，實在是討厭，害了多少人，上癮難生存，敗家產，耗精神，人格也喪盡，快快剷除他，自救復救人，增加生產力，衆志可成城，管教鴉片嗎啡紅丸毒物一筆清。脫了鴉片癮，有精又有神，家庭和，子孫順，人生幸福增，何不早回頭，逃出迷離津，國恥可以雪，民族可以興，但願農工商學同胞一齊見光明。(用蘇武牧羊調)(淑蓉)(給銅幣十餘枚。)老人家！你姓什麼？(乞丐)(受錢)討飯的人有什麼姓名！(搖頭)(淑蓉)怎麼連姓名都沒有？(乞丐)說出來只是辱沒了祖宗罷了，所以不如不說。(淑蓉)你既怕辱沒了你的祖宗，爲什麼情願討飯？(乞丐)什麼人情願討飯，難道還不是迫出來的！(淑蓉)是誰迫你出來討飯的？(乞丐)不是別人，是我自家迫我出來的！(淑蓉)(失笑)你這老人家敢是瘋癲了，說這種話，不怕人家笑死嗎？(乞丐)真的，太太！(淑蓉)(着心)誰是太太？你這瘋癲鬼！(乞丐)那麼，是小姐罷？好了！別動氣，讓我來告訴你吧！小時候我也是一個少爺。家裏的遺產也有幾萬塊錢，後來交結了壞朋友，喫上了鴉片烟，幾年之中，把家產都喫光了！(淑蓉)你吃上了鴉片烟嗎？那你該死！該永世討飯！(乞丐)(繼續下去。)老婆死了，姨太太又跟人家逃了。只留下

了一個十八歲的兒子，在我身邊。（淑蓉）現在在那裏？（乞丐）現在也死了？（淑蓉）怎麼？（乞丐）（掩面哭泣。）……………（淑蓉）說吧！爲怎麼也死了？（乞丐）也吃鴉片烟死了！（淑蓉）頹然垂首）……………（乞丐）小姐！你看我一生，給鴉片烟害到家破人亡，到現在才要反悔，那裏來得及呢！（搖頭啼泣。）（淑蓉）……………（乞丐）但是現在吃鴉片烟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這不是更加可憐嗎？（志澄化裝出，鼻下加假鬚，改着長衫馬褂，帽子蓋住眉下；淑蓉不能識。）（志澄）你這討飯的在這裏幹什麼？（乞丐）先生，好心給點錢吧！（志澄）（隨便給些銅元。）走罷！（乞丐）搖搖擺擺退去。）（淑蓉獨自觀書，志澄在淑蓉右邊坐下，淑蓉回頭施以白眼，志澄微笑不語。淑蓉頻看手表又移頭四顧。志澄不耐以手拍淑蓉肩。）（志澄）淑蓉！你怎麼不認識我？哈哈！（摘去假鬚。）（淑蓉）（愕然）怎麼，你，志澄嗎？我道是誰，不怕嚇死我嗎！你怎麼這樣？（志澄）我不這樣化裝，恐怕早給軍隊捉去了！（淑蓉）怎麼？（志澄）昨天我在家裏的時候，忽然一個朋友叫做王君義的去找我，看他很慌忙的樣子，我就知道有什麼不妙的事發生。原來因爲我向來反對那些到中國賣鴉片烟的外國人，吳旅長便派兵要抓我去。我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逃到別個鄉村去，我已經決定今天夜裏坐船走了！因爲時間匆促，所以約你

今天來此地會一會。因為要避人耳目，所以化裝起來呢。（淑蓉）那麼，你現在的地位非常危險的了？（志澄）這用不着當心，我想不至於發生什麼事的！（淑蓉）你的朋友是什麼人？（志澄）姓王名君義，從小就是同學，現在外國人所開的一個洋行裏當寫字。這消息就是洋行裏聽到的。（淑蓉）（焦急之容。）那麼，你現在打算逃到那裏去呢？（志澄）我打算先到福建去，再從福建逃到廣東去。因為聽說蔣總司令的軍隊已經打到湖北，他又下令叫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從汕頭打福建浙江。我的幾個朋友現在就在何應欽軍隊的政治部裏面做事。我想去找他們，加入政治部裏面工作。可以盡點國民的天職，為國家效點勞，把這多軍閥打掉。我相信這希望不久總可以達到的（淑蓉）到軍隊裏面做事，不知道可有危險沒有？（志澄）有沒有危險固不敢說，但是這是我們青年的天責，就是有危險，也是我們所不能辭的。（淑蓉）那末，你走了之後，你的家庭要怎麼樣？你的父親現在怎麼樣？（志澄）（慨歎）說到家庭，說到我的父親，我真傷心極了！自從那一天，包鴉片捐的人帶了幾個虎狼的兵到我家里去，把我的父親抓去，又把我打暈了。休養了好幾天方才把傷勢醫好。託了許多人到衙門裏頭去說，但是到了現在還沒有釋放希望，聽說包捐的人又送了許多錢進去，所以還是沒有釋放希望的。不過

據一個紳士說，他担保不至於發生危險的。(淑蓉)我也同我的父親說，叫他去想法子，因為他同知事很說得來的。昨天據他說你的父親的聲望很大，官廳也決不會為難他的；不過眼前要吃些苦就是了。(志澄)現在我自己也是非常危險的，只得自己打算走路，要顧他也顧不得他了。(淑蓉)那自然的，你只得走的。(少停)淑蓉)最苦的恐怕要算是你的母親了。(志澄)(搖頭慨歎)……………(翠玉偕叔父桂叔出，桂叔衣服破敝，帶黑眼鏡，背微僂，肩骨聳立。手持三弦一，且行且彈。翠玉隨叔行，衣服略修整，狀殊羞澀。)(翠玉行近志澄，展扇示志澄，扇上滿填歌名。淑蓉俯首尙未見及。)(翠玉)先生！唱條歌兒嗎？(志澄)不唱不唱。(翠玉)先生唱一條歌嗎？隨便唱一條罷！(志澄表示討厭，淑蓉舉首見翠玉，不覺愕然。翠玉亦突然見淑蓉，不覺目瞪口呆。)(淑蓉)翠玉！你……(翠玉)淑蓉姐！你嗎？(淑蓉)翠玉！你怎麼……你怎麼這樣了？(翠玉)搖頭掩面哭泣。)(淑蓉)翠玉！你怎麼……怎麼哭了！(志澄)淑蓉！這女孩子是誰，你怎認得？(淑蓉)這女孩子以前常常替我家裏洗衣服裳，她家裏很窮的，但是我還想不到她竟做這種生意起來了。(起立慰翠玉。)(不要只管哭，翠玉好好的說罷。(翠玉不哭亦不語，兩目注地凝思。)(桂叔呆在一旁。)(淑蓉)這位是你

的什麼人？翠玉！（翠玉）我的叔叔！（淑蓉）你幾時做這種生意？你怎麼要這樣？（翠玉）因為叔叔……啊！不說了！不說了……（又哭）（桂叔）小姐！這都是我的不是，我累她的！（淑蓉）你爲什麼要累她？爲什麼要她做這種不體面的生意？她不是你的親姪女嗎？（桂叔）唉！怎麼不是。不過吃上了鴉片煙，家裏一個銅錢沒有，沒得法子想。這都是老身的不是啊！（淑蓉）你自己吃鴉片煙，應該自己想法子去弄錢。好好一個女孩子，却帶她出來賣唱。你不是把她的一生都拋棄了嗎？難道鴉片煙不好戒掉嗎？（桂叔）你所說的都對！不過鴉片抽慣了怎麼戒得了？（淑蓉）怎麼戒不了？你也要爲你的姪女打算才是！也要顧全她的體面才是！（淑蓉）言至此，自思憬然而悟，不覺一陣心痛，立即坐下，以巾掩面。志澄愕然不知何故。翠玉進前扶住淑蓉。淑蓉納巾袋中，正告翠玉。（淑蓉）你趕快回家去了，不要再在路上唱歌。（取出銀兩枚。）這兩塊錢送給你。明天一早，再到我家裏找我去，我再替你想法子吧！（志澄）助銀元數枚。（翠玉）（受銀）謝謝小姐！（對志澄）謝謝先生！（淑蓉）那末，你們回家去罷！（翠玉）是的，小姐！（桂叔）謝謝你們好心人！（鞠躬不已。）（志澄）不用謝，回去罷！（翠玉）桂叔退去。（淑蓉俯首愛思不語，志澄關懷動問。）（志澄）淑蓉，你剛才想

到什麼事，爲什麼忽然不快活起來？（淑蓉）（只是搖頭）……（志澄）（急）說罷！淑蓉！（志澄側身向淑蓉，伸手握淑蓉。淑蓉憬然顧志澄。）（淑蓉）（苦笑）我並沒有什麼不快活，不過自己笑自己罷了。我覺得剛才責備桂叔的話實在太過分。我那裏配責備他？我……我的父親不也是抽鴉片煙的嗎？（一陣哀痛掩巾啜泣。）（志澄着急，拉動淑蓉，竭力勸慰。）（志澄）別這樣自尋煩惱，淑蓉！今天不是煩惱的時候，你越哭越叫我難過。你爲什麼要哭？不要哭好嗎？（淑蓉）（含淚）我不是喜歡哭，實在是因爲我有不得已的苦衷，自己禁不住要哭的，請你原諒我吧？（拭淚）（志澄）你有什麼苦衷？可以告訴我嗎？（淑蓉）（凝思少頃，微搖其首。）鴉片這東西不但害了我的一家，而且恐怕將要害我一生。志澄，我老實告訴你，我恐怕比剛才那個翠玉還要不幸。我只曉得爲她可憐，却忘記爲自己可憐！……唉！在今日中國的家庭制度之下，我們女子那裏算做一個人，簡直是父兄的產業之一部分罷了！父兄犯了罪，我們女子還要替他們受罪。還要做他們的犧牲品！（以巾拭淚。）（志澄）怎麼？淑蓉，難道你的父親壓迫你嗎？怎麼不明白告訴我呢？（淑蓉）（含淚搖首。）……（突然之間，履聲自後而至，志澄急舍淑蓉，將假鬚依舊掛上。回頭一看：）（王君義匆匆出，見志澄不能

識。失望四顧。志澄摘鬚起立歡迎。)(志澄)君義，哈！哈！你找誰？怎麼不認得我？)(君義)(握手)原來你化起裝來了！怪道看不出呢。(志澄)哈哈！)(拍君義肩。)(君義)(正色)不要快活，官廳還說你是革命黨，今天到處捉你不到。並且在省立中學捉錯了一個學生去。人家都以為你真的被捉到了呢。(志澄)真的？)(遲愕)(君義)你預備幾時走？要快點走才是。(志澄)今晚就走的。你呢？決定走了沒有？)(君義)今晚嗎？一同走好了！)(志澄)(喜)那好極了。(回頭見淑蓉。)我給你們介紹好嗎？)(向君義)這位就是密司李。這位就是密司脫王。昨天就是他去通知我的。(淑蓉起立與君義握手相見。)(君義)(對淑蓉)常常聽見志澄說起你的名子，今天看見了真是榮幸得很。(淑蓉)(羞)那裏的話！)(君義)(對志澄)我還要回家去一趟，我就要走的！凡事要小心一點，不要太大意弄出事來。(志澄)放心好了，這層我知道的。今晚上八點鐘在新碼頭等你好了！)(君義)就這樣決定罷！我走了。(向志澄握手，又向淑蓉握手，匆匆別去，)(志澄與淑蓉重新坐下。)(志澄)(看錶)淑蓉！時候不早，我們應該離別了！不過還有幾句話沒有問你，不知道你肯不肯切實答覆我？)(淑蓉)要說什麼就說罷！)(志澄)你下半年還到北京念書去嗎？)(淑蓉)不！)(志澄)怎麼，不就到那裏去？)(淑蓉)唉！

我沒有把我現在的情形告訴你，怪不得你還在做夢。我的家庭的情形不比從前了！不但念書的問題以後談不到，就是以後要平平安安的住在家裏也做不到了！因為我父親要想我替他發些財，他決定把我賣給劉知事做……做姨太太呢！（掩面泣）（志澄（驚愕）真的！淑蓉。（淑蓉）也是那劉知事不知自醜，當我們回家的那一天，他到我家裏來，給他看見了，他竟敢大胆的請人來說。父親恰巧在缺錢抽鴉片，難得這個好財運，於是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竟一口答應了。（志澄（急）答應了——？（淑蓉）但是你也用不着愁悶，這事我無論如何是要盡力反抗，決定不肯讓他這樣無理壓迫的。（志澄）這消息叫我傷心極了，你怎麼不早點通知我。……唉！事到如今，我也決定不走了！（淑蓉）啊！你一定要走，今晚就要走，你在這裏不但絲毫無益於事，而且還有很大的危險。不要爲這事掛心，我有法子對付的。我知道你的心，我感激你的愛。我無論如何決不對你不住。志澄！你放心好了！（握志澄手。）（志澄）淑蓉，你既知道我的心，你不要把我忘了罷！（志澄方欲答話，突聞人聲至，急拉動志澄。）（淑蓉）（急）快坐好，有人來了！（志澄急起，將假鬚依舊掛上。）（二憲兵帶手鎗，到處巡視。行二人前過。注視淑蓉，狀殊輕薄，淑蓉置之不理。二憲兵循行後自去。志澄摘去假

鬚。二人復談。）（淑蓉）你放心好了！（志澄）點頭……（淑蓉）那末，你今晚應該走，不要再留在此地了！（志澄）是的，我到那邊就寫信給你吧！（淑蓉）好的！（志澄）唉！因為鴉片的緣故，害到社會這樣糟，害到我的父親走進監獄，害到我要化裝逃走。將來有了機會時，非把這些鴉片商，和這些提倡吸煙的官僚，軍閥一齊打倒，才能完了我的心願呢！（淑蓉）……（突然之間，二憲兵又回轉來，志澄急覓假鬚不得，淑蓉亦焦急。二憲兵已行至二人前。志澄伴爲鎮定，俯首不敢仰視。二憲兵以其形跡可疑，駐足而視。）（甲兵）奇怪了！這個人剛之不是有鬚子的嗎，怎麼忽而不見了！（乙兵）這樣一定是革命黨的偵探，把他捉到司令部再說。管他媽的！（這時，志澄自知危險，急向後走，兩憲兵左右包圍。淑蓉大驚起立。志澄奮勇將甲兵打倒在地，奪路而走，瞬息不見。）（甲兵）老弟兄，手鎗打死他！（乙兵）拔手鎗在手，對志澄去路轟然連擊二響。淑蓉驚伏椅旁。）

——幕內之聲——

——幕——

（甲兵）媽特皮！好大胆的革命黨。把他捉了再說。（乙兵）再趕上去罷！老哥！（二人奔逐之聲震動臺上。）

第五幕 兵燹餘生重見天日

時間 距前幕二月後。

地點 李淑蓉女士家。

人物 李淑蓉 李淑明 李徐氏 李媽 甲農 張志澄 張王氏 王君義 劉知事

陳小風 北兵六人 革命軍六人 知事護兵一人

布景 李經綸死後一月李家之光景，大體與第一幕同。惟椅桌位置略有更動，鴉片

臥檯已撤去。

開幕 淑蓉坐沙發上觀書，淑明對坐刺繡。姊妹均着孝服。

門外扣門聲作，李媽應答聲。（淑蓉）誰打門了！（淑明停繡回頭，李媽持信一封入交淑明，遂去。）（淑蓉）是誰的信？（淑明）還不是姐姐的嗎。（起交信給淑蓉，又回刺繡。且繡且笑。）（淑蓉見信封喜。拆視面呈笑容。）（淑明）是誰寄來的信？（淑蓉）（視畢笑答，）你問做什麼？要你管嗎？（又看信）（淑明）（含笑自語，）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了！（淑蓉）（愕

視)是誰是誰，說出來罷!(淑明)(忍俊俯首，)不!不!不說!(淑蓉)(笑)哼!難道你會知道嗎?(淑明)怎麼會不知道，難道不是志澄哥寄來的嗎?(淑蓉)(驚羞)呵!不是不是!你這回可猜錯了!(淑明)(不服)怎麼會猜錯，把信拿出來看便知道了!(起奔淑蓉。)(淑蓉)(忙藏信起，)不，不，人家的信那裏要給你!淑明)(攔腰奪信，)不要收起來!快拿出來看。(姊妹在沙發上扭作一團，徐氏聞聲自內房出。)(徐氏)多大年紀了，還這般吵嗎?(淑蓉)(推淑明起。)還不好好的刺繡，整天的吵鬧人家!(淑明)(站淑蓉面前。)呱!好大的口氣，罵起人家來了!自己……(徐氏)你們吵什麼?(淑明)媽媽!姐姐剛才接到一封信，(言時對視淑蓉笑，淑蓉焦急，瞬日向淑明示意，淑明會意。)(淑明)信是仁華姐寄來的，說了許多有趣的話。我要看一看，姐姐不讓我看呢?(淑蓉)當然不讓人家看!(徐氏)別人家的信誰要你看，真是戀孩子。(呼僕婦)李媽!(淑明笑着刺繡，乘機向淑蓉扮鬼臉。李媽出。)(徐氏)李媽，泡點茶來。(李媽)曉得了。(叩門聲)(李媽)(出開門)太太，陳先生來呢!(淑蓉淑明姊妹聞陳至均退入內。李媽亦入，徐氏肅陳小風進。陳小風隨來護兵一，兵手持鷄二隻，女用綢緞數匹，金銀首飾之類一巨匣。役兵置物室內。小風揮之回去。)(小風

(恭敬)太太，這昂劉知事叫我送來的禮物，請太太都收下吧！(徐氏)(驚喜)常常辱劉知事的好意，怎麼當得起呢？(高呼)李媽！(李媽出)(徐氏)把這兩頭鷄收進去吧！(李媽奉命去，小風與徐氏坐談。)(小風)(解包袱)這裡幾匹綢緞，是劉知事要送大小姐做衣裳的。還有，兩對玉手鐲，兩個金戒指，和許多零碎的首飾，請太太一起收下。這多算是劉知事正式的聘禮。(徐氏)(遲疑不決。)這事本來是很好的，不過……不過現在婚姻的事，也得女兒同意才行。她還沒有正式的答覆，所以這事還不是一下子就好答應的。(小風)太太的話也說得不錯。不過這事算是李老爺生前答應下來的。而且兩千塊錢的聘金，李老爺老早收下了！自然用不着再躊躇。至於婚姻的事，不是規矩的女兒管得到的。女兒大了總怕難爲情，父母答應就算了！還有什麼問題呢？(徐氏)(沈思)話固是這麼說，但是沒有得到女兒同意，這事總是不很順手的。女兒又是念過書的，事事要自己出主意。不像沒念過書的可以隨便任人排佈的，是不是！(淑明階門旁竊聽。李媽捧茶出敬客。)(小風接茶瓶在手，杯熱盪指，急放置桌上。)(小風)慢慢的勸她也是好的，不過這事早已答應了，早已定了！知事的意思，本想幾個月後再娶。不過近來時局不靖，前方又打起仗來。所以想早日成婚，以了宿願；免得因這

戰事又生出麻煩來。所以打算下星期就接小姐過去，要我來同太太商量一下。（徐氏）下星期嗎？那怕太早了吧！什麼事都沒有預備好；衣服也都還沒做呢！即使女兒同意，也還來不及，何況女兒還沒同意呢。（小風）那沒有若題的。知事也說到，如果衣服來不及做，也不用急。過了門以後知事會想法子做給她的。這容易，這層用不到着急。唉，太太真是好福氣。將來小姐過門之後，一生那怕沒得吃着。不是變成一個富貴雙全的姨太太嗎？哈！（徐氏）待我同她商量看，明天再回覆劉知事好了！不過這幾件聘禮還得請陳先生帶回去吧！（小風）啊！這層不用關心，聘禮收下好了！橫豎這事早已訂好了，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起立辭行，徐氏送行。二人在門外又細聲瑣談。）（這時候，淑明走至桌前看諸禮物，淑蓉亦從內出。）（淑蓉）（茫然）這多東西是誰的，爲甚麼有這麼許多？（淑明細聲對淑蓉耳語，又指門外，聲細不可聞。將剛才之事一一敘述。淑蓉聞言驚愕悲憤，徐氏自外入。）（淑明俯首弄首飾，淑蓉注目地上凝思，徐氏會意。）（徐氏）唉！淑蓉！事到如今，也只得聽天由命罷了！劉知事的意思，因爲戰事緊急，決定下星期接你過門，本來你爸爸不過死了一個多月，也不應該就舉行婚禮。不過時局不靖，也是實話。我是不打緊的，你們姊妹年紀這麼輕，一有了三長兩短，叫誰來負這個責任呢？也是你的運命，淑蓉！還是

將就些罷！(淑蓉)聞言坐下，伏案啼哭。)(淑明)媽媽好不懂事，怎麼一下子便答應他！(徐氏)(怒)我不會答應他，是你爸爸生前答應下來的！叫我什麼法子？我只是和他商量時間問題罷了！(過來撫慰淑蓉。)淑蓉，別哭！好好的想法子好了！(淑蓉伏案越哭得利害。聳動其身，拒絕徐氏之撫慰。淑明沈思。)(徐氏)(亦泣)淑蓉！你別恨你媽媽！好好一個親生的女兒，又是讀過幾年書，誰願意嫁給人家做姨太太？這事都是由你爸爸一個人主意，當初我一點也不知道，到了我知道之後已經來不及補救了，叫我什麼法子呢？(淑明)無論如何，總得想法子拒絕才好。做了姨太太，一個女子的人格完全失掉了！就是姐姐情願，我也不肯讓她去的！(亦掩巾啜泣。)(徐氏本要責打淑明，不想淑蓉越哭越利害。不覺着急，仰天高叫起來。)(徐氏)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你爸爸的不是！不要怨恨我！要不是你爸爸，那個鴉片鬼，那裏有這許多麻煩呢！沒得錢喫鴉片烟，便自己跑去找劉知事。冒冒失失的收他兩千塊錢的聘金，便把女兒許給人家。自己拿了兩千塊錢去拚命抽鴉片，把一條性命抽死了，還不算，還要留下了這多罪過叫人家活受，但是事到如今，可有什麼法子呢？(淑明)怎麼沒有法子，我們向人家借兩千塊錢還他，同他說我們不要了，叫他去討別人家，難道不行嗎？(徐

氏)同他說我們不要了。哼!說得好容易,真是小孩子說小孩子話了!肯不肯是隨我們主意的嗎?就作算我們作得主意,那麼現在到那裏去借兩千塊錢來還人家?自家快要討飯去了,還用什麼面子去同人家借錢?(淑明)(聞言了悟,目瞪口呆。)...(徐氏)他說下星期就過門,我沒有答應他。我想只有一天推過一天,推到他等得不耐煩的時候,那時候再想法子。(李媽自外至。)(李媽)張家太太帶了許多箱籠來,要見太太,不知道爲的什麼事?(言次,甲農已挑箱子至。)(徐氏)哦,張家太太嗎?接她進來好了!(李媽出。淑蓉且哭且入內房。徐氏命淑明將首飾一類物收入,淑明收入後復出。徐氏已迎張王氏入。甲農已放下箱籠。)(徐氏)張太太,好久不見了!今天從鄉下來嗎?想搬家到...:(甲農)不搬也要搬了!(笑)(王氏)怎麼,你們還不知道嗎?外頭...:(徐氏)什麼事?什麼事?(淑明也跑近探問。)(王氏)外頭北兵打了敗仗,幾十個土匪一般的兵退了下來,到各鄉村去搶劫。我們一鄉都搬光了,所以我也搬到城裏來。(甲農)不但搶東西,還要抓人呢!像她(指淑明)一樣大的女孩子都給他們抓了。啊!沒天理!這種的兵。(淑明忙奔入,偕蓉淑出。)(淑蓉)張太太嗎,好久不見了!(王氏)哦,淑蓉小姐,你好嗎?外面兵多得很呢。(又指

甲農示徐氏。(真難得他，把這兩個箱挑了來。(甲農)太太，讓我回去看看，我不怕兵。(王氏)你要回去嗎？(出錢賜之。)(甲農)不！不！拿洋錢幹什麼？又不是別人家，客氣什麼？(推讓數次不受。甲農出。)(徐氏招待王氏坐定，淑蓉敬茶。坐談。)(王氏)自從他父親關在監裏之後，志澄又逃到外邊去了！現在家裏只我一個人，逢到這種事，叫我沒有主意，想想還是到城裏找李太太好些？(突然門外人聲大作。喧嘩聲，叫喊聲，奔逐聲，鎗聲，婦孺哭號聲。震動屋外。)(室中諸人均慌張起立。)(淑明)探門外)啊，媽媽！北兵來了！在隔壁搶東西呢！(王氏)快！快！把大門關起來！(王氏淑蓉忙關門。李媽亦奔至。徐氏見李媽至，不覺感嘆。)(徐氏)啊，一家五個都是女人！怎麼得了！打進來怎麼得了！(淑蓉淑明抱任徐氏戰慄不已。王氏與李媽亦惶恐異常。北兵已在打門，且打且叫。)(甲兵)在門外)快開門！不開門也要打進去的。(乙兵)衝門)打進去再說，難道還同他們商量不成！(衆兵)打！打！打！王氏急搬移所帶來之衣箱入內，李媽欲助之，但已渾身無力。淑蓉淑明則移椅桌塞門內，以防打進。)(王氏)早知如此也不搬來呢。(徐氏)啊！誰想到北兵會取得這麼快，有什麼法子呢！(衆兵以打門無效，乃改由窗戶打進，連續六人跳下。身上衣服零亂，槍械各式都有。或短

或長。狀殊蠻野。(李媽驚倒在地。蓉明扭作一團。)(衆兵持槍柄擊王氏，徐氏忙叫。)(徐氏)老總！別動手！好好的說，要什麼就拿什麼去！(甲兵)弟兄們，不用動手！(對二氏)要洋錢，要鴉片膏，一齊要拿出來。若是再麻煩，把你們一家人都打死！(徐氏)啊！沒有鴉片膏的。也沒有什麼洋錢的！……(乙兵)同她們商量什麼，縮起來吧！(衆兵)細起來！細起來！(衆兵將麻繩把徐王氏李媽兩手反縛，曳入室內關起來，又將淑蓉淑明反縛，大家號哭無法抵抗。)(乙兵)這兩個姑娘子很好，把她們一齊帶走了吧！(衆兵)好的！好的！(衆兵四散劫取衣服雜物。甲兵奪一皮箱曳之先行，開大門而去。乙兵攜衣服一包並拉淑明去，姊妹均大叫無法抵抗。除四兵繼續劫奪。丙兵又將拉淑蓉出，淑蓉竭力反抗。)(突然間，張志澄衣革命軍服裝，帶革命軍六人蜂擁而入。一兵手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四北兵見狀疑爲從天而降，驚駭錯愕均屈膝乞憐，各革命軍均手執手鎗對準北兵。)(志澄)毛賊，搶什麼東西，你們要命不要命！(衆兵)(戰慄無語。)(……)(志澄)命諸兵！一齊細起來！(衆兵奉命將四兵細縛。)(淑蓉)噯，志澄哥！志澄哥！(志澄)啊，淑蓉！你還好嗎？(志澄急奔前釋淑蓉手上之縛。淑蓉悲喜交集。)(志澄)(見淑蓉帶孝。)(淑蓉)怎麼！你替誰帶孝？(淑蓉)(悲)爸爸過世了！

(志澄)你爸爸過世了嗎？爲什麼過世的！(淑蓉)吃鴉片烟死的！(志澄)你媽媽呢？(淑蓉)(憬然悟)呵，媽媽縛在裏面，我倒忘了！(淑蓉帶志澄將打入內門。淑蓉又想起。)(淑蓉)呵！我又忘了。淑明剛剛給兩個北兵抓去了，快帶幾個兵去把她追回來，她們讓我去放出來好了！(六革命軍已將四北兵縛起。)(志澄)(指A B二兵)快！有要緊的事，你們倆跟我走！(又指C D二兵。)(你們倆把這四個兵押到司令部去！(又指E F二兵。)(你們倆在這裡守着門！(志澄帶二兵奔出。)(淑蓉)打門奔入內室。(四革命軍將北兵連縛成串，由C兵曳之行，D兵在後持手鎗監視之。臺上尙留E F二兵立門旁。)(淑蓉帶徐氏王氏出。)(淑蓉)(且行且說。)(淑明給北兵抓了去，已有革命軍去追了！(徐王二氏忽見E F二兵立門旁，一兵執旗，一兵執手鎗，均大驚退步。)(淑蓉)媽媽，不用怕！他們是革命軍(E兵)兩位太太不要害怕，我們是革命軍！不是要來害你們，是要來救你們的！我們是要來解除你們的痛苦！(二氏喜，忙敬茶，二兵稱謝。二氏與淑蓉坐下。)(淑蓉)呵，我一時紛亂，什麼事都忘記說了！剛才志澄哥來過的呢！我……(二氏驚喜。)(王氏)我家志澄來過的嗎，在那裏？到那裏去？(淑蓉)讓我慢慢說給你們聽罷。剛才北兵亂搶的時候，忽然志澄哥帶了許多革命

軍進來，才把北兵一齊抓得去，志澄哥穿得一身軍裝，頭上戴着軍帽。我起初差不多看不出是他呢。（王氏）（急）你怎不早說，現在那裏去了！（淑蓉）我叫他去救淑明回來，他馬上跑出去了。（徐氏）真的是志澄哥嗎，你沒有認錯嗎？（淑蓉）怎麼會認錯！（王氏）怎麼志澄會當兵起來的呢，他沒有說過要當兵的呢！（淑蓉）不是當兵，是當官長呢！（問兵）張志澄是你們的官長嗎？（E兵）是我們的團長！（淑蓉）（笑）我一看便知道是官長呢！（門啓，志澄攜淑明，A B二革命軍分執二北兵至。大家相見不勝驚喜。徐氏與淑明抱哭，志澄亦與母王氏相見驚喜交集。淑蓉周旋兩造之間。衆兵旁立以視。）（王氏）志澄，你幾時回來，一向都平安嗎？（志澄）是的！媽媽。媽媽幾時到這裏來，剛才爲怎麼沒有看見呢！（徐氏）志澄，真難得你！難得你們來救我們一家人呢！（志澄）李太太，還要客氣嗎！這簡直不算什麼，救人本來是我們軍人的責任。（此時二北兵掙扎欲逃，志澄回首命A B二兵。）（志澄）把這兩個毛賊帶到司令部去，一路小心！（二兵）是的，團長！（A B二兵奉命押二北兵出，室中猶留E F二兵。）（徐氏）我們一向不知道你到軍界去了，要是知道，你媽媽怎麼肯呢！（王氏）是的！志澄。誰想到你到軍界去了呢！天天要打仗太危險了！現在已經回來了，你趕快辭掉罷。（志澄

「爲什麼要辭掉呢？許多人都軍界做事呢！」（淑蓉）在軍界做事很好，今天要沒有志澄哥來救我們，我們一家人怎麼得了呢！」（志澄）（歡喜）今天還好來得早。我們今早三點鐘就起身，吃了飯後便開始打仗。攻進城後，我們才聽到北軍到處搶劫，因此連忙帶了幾名衛兵來，幸幸來得及！並且想不到媽媽也在這裡呢！」（正談間，李媽在內室叫喊，衆人錯愕諦聽。）（淑蓉）「啊，不得了！剛才李媽給北兵關在裡頭，還沒有把她放出來吧！」（衆人聞言恍然奔入，將李媽救出，李媽塵灰滿面，雙手猶被反縛。淑蓉急爲解開。李媽欠身呼歎，衆人皆大笑。）（李媽）「那些短命鬼幾時走了，縛得我動都不得動！他們一定不得好死！」（大家）「哈！哈！哈！」（淑蓉）是我忘記了，沒有早些把你救出來呢！」（王氏）（對志澄）你們口渴嗎？到裡面喝點茶水，洗洗臉吧！」（志澄）「好的！」（對二兵）你們也喝點茶水吧！」（二兵）「是的，團長！」（徐氏）淑明，帶志澄哥進去！」（淑明）媽媽！好的！」淑明帶志澄及二兵入。王氏亦入。（李媽）讓我替你們打水去！」（李媽亦入）臺上尙餘徐氏及淑蓉母女坐談。（淑蓉）「啊！媽媽！剛才我真怕極了！要是我和淑明都給北兵抓去，不知道要怎麼好！」（徐氏）（喜極而泣。）「謝天謝地！還好志澄哥來得快。」（少停轉念。）也是湊巧的事。一家六個都是女人。北兵又比強盜來得兇，我早想

一家人都不得了了；要是你和淑明都給北兵抓得去，難道我還活得成嗎？（淑蓉倒徐氏懷中，徐氏喜極撫之，母女之愛充溢臺上。）（劉知事陳小風及役兵共三人倉皇奔入。護兵腰佩手鎗，小風一手提箱子及傘子。作乘亂奔逃狀。）（母女見三人至。張皇起立一旁。）（小風）太太，大事不好了，今天戰事失敗了！革命軍快要進城了！現正一路上都是敗兵呢！劉知事已經決定馬上出走，知事的太太們都到船上去了。知事的意思，要來接太太和小姐一同走。要是太太不能夠走，就請小姐一同走好了！（知事喜，向徐氏點頭。徐氏及淑蓉相顧驚愕。）（徐氏）你們要走了嗎？你們走，我們不走！（小風）太太不走也好，小姐是劉知事一家人，總得一同走的！在這裡多危險呢！（徐氏顧淑蓉，淑蓉凝然欲涕。）（淑蓉）你們走好了，我們是不走的。（徐氏）我們在這裡多不安，不用劉知事過慮的。而且她也是不情願走的。（小風）太太！不是這樣說，小姐已經和我們老爺訂過親，算是我們老爺的人了。早晚是要過門的，還是跟着我們老爺一同走來得妥當些。（徐氏）過門的事還沒有同意呢。（知事）（怒）事情到了現在還由得你們同意不同意嗎？難道李老爺答應下來的婚事你們可以不承認嗎？（淑蓉）（侃侃）那是非正式的，當然不承認。（一語把知事小風驚呆。）（門外

北兵呼嘯大作，知事焦急。小風附知事耳語，知事頓悟。（知事）不管怎麼樣是要一同走的，我們也沒有多少時間同你們再談下去。還是識相些一同走罷！（淑蓉）你是什麼東西，要我跟你一同走（知事怒，進前拉淑蓉。徐氏驚慌阻止。護兵抽出手鎗對徐氏，徐氏着急無所惜手。護兵幫拉淑蓉，淑蓉大叫不走。）紛亂間，淑明聞聲奔出見狀，又急奔入。知事及護兵強拉淑蓉，小風拉開徐氏。這時候淑明已率志澄及二革命軍出。志澄及二兵各執手鎗對準知事小風等。驚得知事等三人目瞪口呆，忙放開淑蓉退後欲逃，志澄命一兵把住門外。一兵奪知事護兵手鎗。）（淑明指知事示志澄。）（淑明）就是這一個，想要討姐姐做姨太太。並且硬要把姐姐抓了去！（志澄）（對知事）你這個貪官污吏，而且是一個軍閥的走狗。你的罪惡也做得够多了。我們早想要把你捉到的，難得你自己上跑門來。（對兵）把他們都捆起來！（小風）（跪下）老爺！一齊的罪惡都是他（指知事）做的，與我無干，請放了我吧！（淑蓉）（對志澄）這一個是知事的走狗，不要放了他！（志澄）一齊捆了！（二兵分頭將知事小風兩手反縛。王氏李媽聞聲出視。）（知事）啊，先生！不要縛！放了我罷！要多少錢大家好商量。（志澄）我們是革命軍，革命軍人是不要錢的。（一兵拉知事小風二人，又一兵將知事護

兵反縛。志澄命將三人一齊解司令部去。二兵應命，將三人解去。（知事（臨行回首。）我們有錢，大家好商量！（志澄及徐氏母女聞言皆大笑，二兵拉三人去。）（王氏李媽不知底細，紛紛詢問，徐氏一一告之。淑蓉淑明與志澄對語。大家皆紛紛談論。）（正熱鬧間，有三個想不到的人走了進來。三人是王君義，亦穿得一身軍服。張祖儀，方從獄中逃出，甲農，偕君義往獄中接祖儀出獄者也。一室驚愕。）（志澄）爸爸！（哭抱祖儀。王氏喜極而泣。）（徐氏）祖儀伯，你幾時出來！（祖儀）是剛才君義先生到監獄裏救我出來的。（徐氏）（向志澄）君義先生是什麼人？（志澄）君義先生是我們司令部的政治部的股長，也是今早一同進城的。我因為軍隊裏的事忙得不得開交，沒有空去看爸爸。他答應一進城就打進監獄去把爸爸救了出來。果然救了出來了，真虧他這樣出力呢！（君義）不！不！這功勞不是我的！要不是有這位大哥（指甲農）幫忙，恐怕現在還救不出來的呢！（祖儀）（笑）是的，是的！（志澄）這話什麼說？（君義）當我帶了幾個兵士打進監獄時，兩個守監的兵追了進來，我帶去的兵都給他們趕掉了。他們還拉着我不放。誰想這位老哥也不約而同的走了進去，說是要救張老爺。手裏拿了一根木槓棒，在那兩個守兵的頭上一人打了兩下，兩個守兵才暈倒了。我們方才合力把張老

爺救了出來呢！(甲農)把兩個混帳東西打暈了不算數，還把我的一根木槓棒都打折了才算可惜呢！(大家皆笑。)

——幕——

第六幕 雲消霧散衆志成城

時間 距前幕二日後。

地點 各界拒毒大會之主席臺。

人物 藍英 張志澄 張祖儀 李淑蓉 李淑明 王君義 劉知事 陳小風 陳茂

生 徐定武 革命軍人六人 工界代表二人(挑夫充任) 農界代表二人(甲

農乙農充任) 婦女界代表二人(張王氏李徐氏充任)

布景 以全劇場爲拒毒大會場，觀衆爲赴會之民衆。以劇台爲主席台。台前台旁各

置桌一。中爲主席桌，旁爲速記桌。中懸國黨旗總理遺像遺囑。兩邊及台坊

上滿貼標語。語句及排列次序均照下圖：

各界拒毒大會

拒毒的民衆在中國國民黨指導之下聯合起來

國 旗
黨 旗

革命尚未成功

總理
遺像

總理
遺囑

同志仍須努力

打倒帝國主義者的鴉片侵略政策
打倒庇護烟商的貪官污吏
打倒強迫農民種烟的軍閥
歡迎爲拒毒而奮鬥的張志澄王君義

歡迎拒毒同志張祖儀先生出獄
鴉片是亡國的利器
澈底取締鴉片毒物
禁種！禁運！禁賣！禁吸！
督促國民政府實行禁烟

芙蓉花淚

開幕 各界臨時主席藍英立台中，張志澄爲軍界代表，王君義爲政界代表。張祖儀爲紳商代表。李淑蓉淑明爲學界代表。李徐氏張王氏爲婦女界代表。李淑明兼臨時速記，坐台旁之桌邊記事。革命軍四人排立台周維持秩序。各人胸前均有綢製徽章。

(藍英)今天這個大會，人數到得這樣多，足見各界對於拒毒運動的熱誠；現在時間已到，我們就正式開會。請全體起立，向總理遺像國旗黨旗行三鞠躬禮；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全體仍站立。)(藍英)宣讀總理遺囑。(按照遺囑全文)(全體坐下。)(藍英)今天這個大會，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因爲我們本地許多年來所受鴉片的禍害是很利害的，我們各界人士對於鴉片本來就深惡痛絕的；可是在軍閥壓迫之下不能夠聯合各界人士來開這拒毒大會，這是很可痛心的一件事。現在國民革命軍已經替我們打倒萬惡的軍閥，使我們各界有開這個大會的自由。使我們各界從此可以聯合意志向鴉片毒物進攻，我們應該感謝爲我們謀幸福的革命軍。我們從此應該加倍努力的做拒毒運動。今天這個拒毒大會，還有一層意思，就是歡迎我們爲拒毒而奮鬥的三位先生。就是張祖儀先生，張志澄先生，和王君義先生。現在本主席

要請三位先生報告他們經過的情形，請會衆注意，現在先請張祖儀先生。（全體鼓掌歡迎，張祖儀上前向會衆鞠躬）（祖儀）鄙人今天承諸位的歡迎是不敢當的。鄙人對於拒毒運動雖然也有過相當的歷史，但是事實上却沒有什麼效果，這是很慚愧的一件事。自從前次吳旅長強迫各處農民種烟，鄙人因爲身爲鄉長，不肯爲虎作倀，幫忙軍閥壓迫各處農民種烟，所以始終反對，並且吩咐本鄉的農民一齊抵抗。後來給包鴉片捐的土豪徐定武查到，便勾結了吳旅長，帶了幾個兵士把小兒志澄打傷了，並且把鄙人抓去關了。一直到這次革命軍入境方才出獄。……鄙人簡單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此後希望大家一齊努力拒毒！請了！（祖儀退，衆鼓掌。）（藍英）現在再請我們的同志王君義先生報告拒毒經過。（會衆鼓掌歡迎。君義上，向衆鞠躬）（君義）今天這個拒毒大會，兄弟也列名在被歡迎之列，自己覺得很是慚愧。因爲兄弟對於拒毒運動，雖是十分表同情。但是簡直是毫無功績可言。兄弟向來是在韋帳司洋行裏做寫字生，後來才知道這洋行雖是名爲辦洋貨，實是運鴉片到中國的總機關。所以兄弟馬上脫離那萬惡的洋行，跟我們的同志張志澄先生到革命軍的政治部裡面服務。兄弟對於洋商怎樣轉運鴉片，怎樣和我國的軍閥互相勾結的情形知道很明瞭。以後有機會時一定把裡面

的情形登在報上讓各界知道。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做去！（君義退，衆鼓掌。）（藍英）現在再請我們的同志張志澄先生演說（衆鼓掌，志澄進前。）（志澄）諸位！今天這個大會，是我們各界人士對於拒毒合作精神的一種表現。這是很可紀念的一件事。我們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八九十年來，受盡英國人的種種侵略，真是令人痛恨。中國受了鴉片的毒害，還是一天比一天利害。從此以後，我們如果不奮起直追，肅清國內一切的鴉片毒物。恐怕十年之後，中國便要亡於外國。希望各界永久的團結起來，切實的肅清鴉片毒物。取銷一切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不能夠再自由地運鴉片到中國來！簡單的說幾句，希望大家指教！（志澄退，衆鼓掌。李徐氏上。）（徐氏）今天大家來開這個拒毒大會，使鄙人發生不少的感情。鄙人是一個自身在家庭裏面受到萬惡鴉片直接影響的一個人，所以對於今天這個大會十分表同情。從前先夫在日，上了鴉片的癮，把一家的家產都吃光了。這還不算，還把我的女兒許給人家做姨太太。自己拿得兩千塊錢去抽鴉片，害得我母女兩人苦不堪言，整天吵罵。謝天謝地，我們革命軍打了進來，才把萬惡的劉知事捉到，我的女兒才得自由。由此可以得知，鴉片不但害人一身，而且害人一家。使直接受牠影響的人吃了不盡的苦，間接而且遺害國家；使國家一

天弱了一天。所以從此以後，大家應該決心的拒毒！至於小女淑蓉，已經於昨天和張志澄先生自由訂婚，這也是值得這裡報告的一件事。（衆鼓掌，徐氏退。）（藍英）諸位，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們今晚還要有拒毒遊行，所以現在就要先行閉會。閉會之後，我們還要通電全國，一致拒毒。並且電請國民政府於最短時間內切實禁絕烟毒。這也是應該報告會衆知道的。現在請大家高呼口號：（藍英先呼口號，會衆隨聲高呼。）

——拒毒口號——

拒毒的民衆聯合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毒片侵略政策！

歡迎爲拒毒而奮鬥的同志！

鴉片是亡國的利器！

澈底取締鴉片毒物！

禁種！禁運！禁賣！禁吸！

擁護國民政府實行禁烟！

芙 蓉 花 淚

美 蓉 花 淚

禁煙運動成功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五八

——幕徐徐下——

——全劇完——

448040

| |
|------|
| BC |
| 34.6 |
| 9 |

443
746